

■ 聚焦

网络文艺中的 瘟疫书写与抗疫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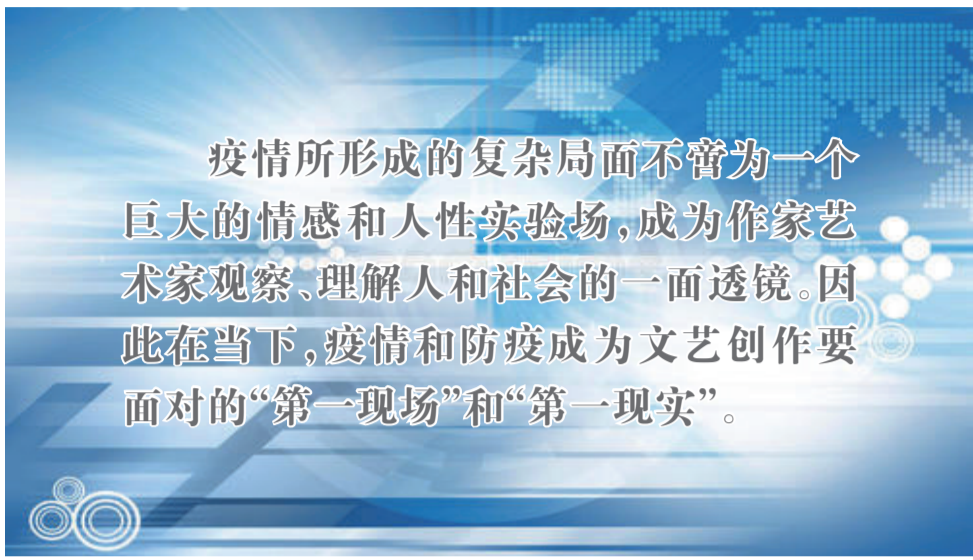
□ 杪 杪

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给全国人民的生命安全、社会的生产生活秩序带来重要影响。作家艺术家和人民群众一道被裹挟其中，既是疫情的受害者，也是抗疫、防疫的参与者，同时也是疫情的观察者。疫情所形成的复杂局面不啻为一个巨大的情感和人性实验场，成为作家艺术家观察、理解人和社会的一面透镜。因此在当下，疫情和防疫成为文艺创作要面对的“第一现场”和“第一现实”。

用文艺的方式记录疫情，反映个人与社会在防疫抗疫过程中的经历，呈现特殊时期的人情冷暖，用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手法表现对人民的同情，鼓舞抗疫的士气，反思道德和人性，是文艺创作应当有的责任担当。伴随疫情出现和防疫工作进展，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上就不断涌现以之为主题的诗歌、散文、摄影、美术、曲艺等作品，可见当代作家和艺术家对现实保持着高度的敏感。瘟疫作为人类的大敌，一直是世界文艺中的重要主题，加缪的《鼠疫》、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薄伽丘的《十日谈》等小说，丹麦拉斯·冯·提尔的《瘟疫》、韩国延尚昊的《釜山行》、金成洙的《流感》等电影作品，都对瘟疫和瘟疫中人的生存状态有较为充分的表现。中国也有很多文艺作品有反映瘟疫的内容，例如沈从文的《泥涂》、鲁彦的《岔路》、毕淑敏的《花冠病毒》、迟子建的《白雪乌鸦》等小说，电影则有《大明劫》等。

在这次全国人民的抗疫斗争中，网络发挥了重大作用，在及时传递疫情信息的同时，网络文学、网络剧、网络短视频等成为人民群众特殊时期不可或缺的文化资源。一方面，广大网民和网络作家、艺术家们依托网络不断创制和生产新的网络文艺作品，另一方面，在之前的网络作品中，也有一大批或正面或侧面书写瘟疫的作品。这些作品或描写瘟疫给人与社会造成的伤痛，或展现人与瘟疫做斗争的顽强精神，或者将瘟疫的流行作为检验情感、道德和人性的环境变量。有关瘟疫的情节不仅在推进人物命运、塑造人物性格形象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客观上也有助于受众认清瘟疫的严重性，并在与他人的共情中增强与瘟疫搏斗的信心和决心。

在唐家三少的网络小说《斗罗大陆》中，美丽的女神圣灵斗罗雅莉在一场瘟疫中成就了自己的功业，获得了生命的飞升。雅莉是在贫民窟中出生的，她的武魂是祈愿天使，成为魂师之后也没有离开贫民窟，继续帮助这里的人治病，表现出了面对弱者时的悲悯和善良。斗罗大陆发生了一场瘟疫灾难，感染范围甚广，无数人受灾，雅莉为了拯救更多的人只能燃烧自己的生命，在精力耗尽之后失去了意识。随后她被送回了她任职的史莱克学院，沉睡了一年之后醒来，成为了封号斗罗。正是在防疫过程中燃烧自己的行动增强了她修炼时的念力与信仰，舍身忘死救治他人的行为使她成了天使。雅莉的生命升华是对她与瘟疫斗争中舍己



为人善行的褒奖，小说向读者传达的是善与美的道德感召力。

机器人瓦力的悬疑小说《瘟疫医生》塑造了在超级系统下成长起来的与瘟疫抗争的青年医生顾俊，征服瘟疫是整部作品最重要的叙事目标之一。小说开篇就描写瘟疫到来后慌乱的人们四处寻求庇护，昔日的闹市变成凋敝之地的恐怖景象。由邪恶组织通过异界通道，并用各种介质传播具有超强传染能力的病毒，给人类世界造成了严重后果。顾俊的父母都是那个邪恶组织的成员，他的出生和成长也是经过系统设计的，但是他却选择反抗自身的命运，反抗看似天然存在的邪恶秩序。小说洋溢着人类战胜瘟疫、战胜邪恶的大无畏精神。

瘟疫对个人命运和情感的伤害也是网络文艺作品重点表现的内容。在由天下霸唱小说改编的网剧《鬼吹灯之怒晴湘西》中，搬山道人鹧鸪哨闯历极广，他秉持中国传统的侠义道精神，为人慷慨大方，胆识和身手过人，肩负着为木本寻找金珠的重任。常胜山的头目红姑娘有着与众不同的机敏与敢爱敢恨的性情，外貌明艳动人，性烈如火且身手不凡。这样令人艳羡、被读者和观众寄予热情期待的一对有情人，却因为疫病失去了成为眷属的机会，随后红姑娘染上瘟疫死去，鹧鸪哨也在途中受了重伤，心灰意冷之下远赴美国另娶他人，结婚生子后客死他乡。人的命运因瘟疫而改变，美好的爱情期待化为乌有，令人悲情难抑。

在网络剧《琅琊榜之风起长林》中，瘟疫成为检验人性和道德的工具，主要体现在濮阳缨这个角色身上。夜秦国瘟疫泛滥之后，大梁为了自保封锁边境，夜秦因疫情而导致灭国。濮阳缨本就被排斥在外，母亲又在兄弟两人染疫病时将唯一的生存机会留给了比他优秀的哥哥。侥幸存活下来的濮阳缨在大梁站稳脚跟后开始复仇计划，他不仅陷害长林王父子三人，更有计划地培养病源，将从瘟疫病人眼中流下的脓血投入京西赤霞镇，使瘟疫在京城传播开来。幸得扶风堂黎老堂主辨明了疫症，为

防止疫情扩散，苟白水获得萧平章的支持下令封城，才控制住了大局。濮阳缨制造瘟疫的恶行令人发指，也成为他“大反派”角色的重要象征。

在流苏紫的《甄嬛传》中也有对瘟疫的描写，宫中瘟疫的处置过程成为展现人物之间矛盾冲突的一场大戏。华妃借宫中大雨时疫的机会把患病太监用过的茶具送给了沈眉庄，沈眉庄因此染上瘟疫，好在得到了温实初救助才转危为安。“宫斗”的主题在这场面对瘟疫的较量中得到了强化。

当疫情到来时，无论是《琅琊榜之风起长林》中封锁道路、关闭城门，以及在医生指导下对症服用药物，还是《甄嬛传》里太医建议在宫中四处焚烧艾叶以驱疫毒，都是符合现代医学防治瘟疫原理的科学方法，网络文艺以形象化的手法向读者传递着古老的中医知识。但是也有一些作品在这方面有所欠缺，前不久热播的网络剧《庆余年》中就存在这样的问题。林婉儿身患肺病咯血，也就是现在所说的肺结核，这在古代是不治之症。从现代穿越而来的范闲让她多吃鸡鸭、多开窗通风，这有助于她的身体健康，从现代医学角度看，这两种做法都是必要的。但却从不见林府上下以及包括范闲在内的所有与林婉儿有接触的人做任何防护，这也许是作者一时疏忽，但显然没有遵守防止传染的医学方法。

作为网络时代发展起来的新兴文艺形态，网络文艺对现实的反映不仅直接、及时，其选材的广度和主题的深度也提升了作品的社会价值，是反映时代文化和精神风潮的“风向标”和“晴雨表”。以上反映疫情和弘扬人类抗疫精神的书写，连同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诞生的优秀网络文艺作品一道，必将为全国疫情防控增添力量。



出版战线以多种方式助力疫情防控

据新华社电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国出版战线紧急出版100多种疫情防控读物，免费提供一批网上出版资源，为疫情防控贡献力量。面对疫情肆虐，多一分了解就多一分安全。为帮助群众理性应对、科学防疫，中宣部出版局紧急协调重点出版单位和网络平台，安排出版一批疫情防控选题，策划推进优质出版物网络传播。1月23日，广东科技出版社率先推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护》。1月30日，人民卫生出版社推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公众防护指南》。随后，中国人口出版社、湖北科技出版社等全国50余家出版单位纷纷推出新冠肺炎防护指南、宣传手册、知识绘本等多种防疫读物，一些民族地区出版社还翻译出版了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等少数民族文字版，进行网上公益传播，面向基层免费发放。据统计，目前全国已出版疫情防控读物140余种。

疫情防控特殊时期，在线学习和居家文化需求大大增加。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出《加强出版服务，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通知，对出版服务疫情防控工作作出安排。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20余家出版单位开放相关数据库资源，学习强国、新华书店网上商城等平台积极传播疫情防控数字读物，50余家数字阅读平台企业设立“免费阅读，共克时艰，取得战‘疫’胜利”阅读专区，北京、湖北、重庆等多地发起线上公益数字出版活动，为公众免费提供防疫相关读物。为保障学生正常学习，人民教育出版社等20多家出版单位免费开放相关数字教材和课程，一批网络平台推出“在家上学”“在家上课”专题，各地新华书店全力保障“课前到书”任务，1000多家印刷发行企业提前复工做好印刷保障，全国大部分省市区春季教材到货率超过90%。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需要凝聚全社会力量、鼓舞各方面斗志。一批出版单位创作出版《妈妈要去打怪兽》等生动讲述抗疫故事的优秀图书，推出《情系武汉 大爱中国》等公益歌曲，组织策划一批普及防疫知识、宣传抗疫典型的重头期刊报道，为平凡英雄点赞，为抗疫一线加油。

中国图书亮相卡萨布兰卡国际书展

据新华社电 第26届卡萨布兰卡国际书展日前在摩洛哥最大城市卡萨布兰卡开幕，中国图书再次亮相这个重要的北非国际书展，并受到读者欢迎。

中国展区是本届书展中面积最大的展区之一。据人民天舟出版公司总经理张立坤介绍，中国展台很受读者喜爱，每天都有众多读者在展台翻阅和购买图书。该出版社已连续四年参加这一文化盛会。

人民天舟出版社此次为当地读者准备了100余种、6000余册阿拉伯语、法语、英语精品图书，重点展出了新近出版的《平“语”近人——习近平总书记用典》阿拉伯语版等主题图书，同时还根据当地少儿读者的需要，展出了《我要飞》(阿语版)、《米莉茉莉和莉莉成长故事》系列(英语版)、科普绘本《漫画十万个为什么》系列(法语版)等一大批优秀少儿图书，以及反映中国传统文化《我心中的少林》(英语版)、《少林功夫》(英语版)等书籍和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创产品等。

卡萨布兰卡国际书展是摩洛哥及北非地区的年度文化盛事，也是阿文与法文图书的重量级展会，每年吸引数十万访客。第26届卡萨布兰卡国际书展2月6日开幕，为期11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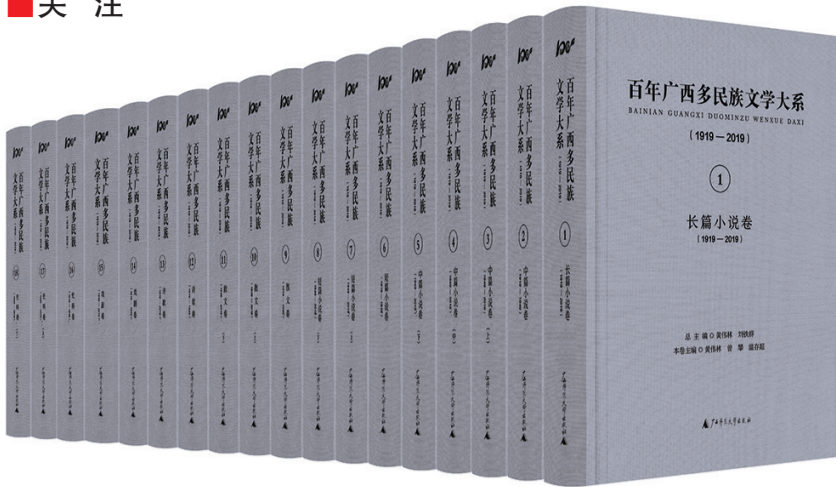
刘章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石家庄市作家协会原主席刘章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0年2月20日在石家庄逝世，享年82岁。刘章，笔名刘玉，1939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1957年开始发表作品，196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燕山歌》《南国行》《北山恋》《刘章诗词》等。曾获中宣部“五个工程”奖等。

戴颢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译文出版社《外国文艺》杂志原编辑、编审戴颢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0年2月7日在上海逝世，享年87岁。戴颢，原名戴际安，1933年1月出生。1956年开始发表作品，198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译著《哈扎尔辞典》《金玫瑰》《骑兵军》《蒲宁文集》等。曾获中国翻译协会资深翻译家荣誉证书等。

■ 关注



百年广西，豪杰辈出，风起云涌；百年广西文学，作家如林，繁花似锦。曾经的“南蛮”之地，曾经的沧海桑田，曾经的新文学先行者梁宗岱、胡明树、周钢鸣，曾经的桂林抗战文学，曾经开放进取的岭南现代文化，曾经的风子、梁羽生、黄谷柳，曾经的《刘三姐》、曾经的韦其麟的《百鸟衣》、陆地的《美丽的南方》，曾经的李栋、王云高的《彩云归》，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东西的《没有语言的生活》，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乃至今日的田耳、黄咏梅、凡一平、光盘、映川、朱山波、李约热、陶丽群……凡此种种，浩浩荡荡，一一归结于广西师范大学黄伟林、刘铁群主持编著的《百年广西多民族文学大系(1919-2019)》(18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12月版)。

这是百年之业，这是文学经典化的过程。记得两年前，黄伟林教授曾与我提过此构想并邀我同行。我惊喜道：您的学术野心够大啊，这是大事伟业，需要下功夫打磨。我一个坐班族哪来的这么多时间，深知兹事体大，深怕拖累团队，便婉拒了。没料到，黄伟林带着他的团队做出来了。2018年，以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史料7种文体分类分卷选编，每卷以作品发表时间为序，10年一辑，每部(篇)作品附录作家简介、作品信息、创作评论、作品点评、文学史评价、作者自述等多种信息，以洋洋7卷12册《广西多民族文学经典(1958-2018)》(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11月版)，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献礼。如今在此基础上他们又扩充到广西百年文学，以此致敬百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为一个个广西文学现象、文学个体，写真、审美、铭史，为百年广西文学经典化的工作，当可彪炳广西文化史册。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都有文学根性与文学传统，作家从足下的土地出发，自然便有他的地域性，所谓一方人文的水土，这种地理的文学自觉，终会以其独特性与世界文学对话。广西12个世居民族的文学创作，就是广西地域文化与民族族群文化交融的鲜明个案。一方面，南方少数民族文学有着繁复魔幻的文化传统，各族群间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在人文地理上，地处偏僻，北回归线横贯广西的生机与繁茂，加之大石山区的奇峰林立，特有的喀斯特地貌弥漫着一种野性和神秘感，生机与繁茂、想象与幻觉，同生共长，体现于作家的文本中便透出独特的边地文化的异质性；另一方面，两广同属岭南，而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各个时间节点，岭南都以开放进取而独领风骚，正如评论家谢有顺概括：“从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到五四新文学，到40年的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来’的精神，就是现代文化。这是岭南文化对中国最大的贡献”。是的，现代文明较早地在岭南生根发芽及至壮大，拥有自己的兼容并包和开放进取。诸如广西近代西江、珠江几大水道咽喉，进来，出去，世界被打开时便是开放，便有广西的新旧桂系、梁羽生的武侠小说、桂林抗战文化城等等。凡此种种，便形成了广西百年文学多样性的审美表征：既植根于传统，又别于前辈多拘于传统生花的创作之路，各自创造了自己文学样貌的独特美感，或犀利劲道、野性先锋，或丰润深厚、灵动隐忍，或民族特性、异质幻魅，既体现了文学作品的现实感与时代感，又实现了各自的美学建构，以及广阔的艺术多样性，成为中国文学别具一格的风景区。

纵观全书，《百年广西多民族文学大系(1919-2019)》较好地厘清百年广西的文学脉络，可以看到文学与时代同行的历史脉络，也可以看到各文体自身的发展与自我创造、自我更新。大系至少有三个特点：

一是代表性。选编的作家作品不少是经过时间淘洗的名家名篇，如《长篇小说卷》收入黄谷柳的《虾球传》、艾芜的《山野》、梁羽生的《萍踪侠影录》、陆地的《美丽的南方》、韦一凡的《劫波》、蓝怀昌的《波旁河》、黄继树的《桂系演义》、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等，《中篇小说卷》选人司马文森的《南线》、华山的《鸡毛信》、东西的《没有语言的生活》、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等，《短篇小说卷》中王鲁彦的《我们的喇叭》、白先勇的《玉卿嫂》《永远的尹雪艳》《谪仙记》《花桥荣记》、李英敏的《椰风蕉雨》、李栋和王云高的《彩云归》、陈建功的《迷乱的星空》《飘逝的花头巾》等，《散文卷》《诗歌卷》更是名家荟萃：梁宗岱、王力、严杰人、胡明树、周钢鸣、林焕平、艾青、黄药眠、秦似、陆地(壮族)、阳太阳、彭燕郊、曾敏之(仫佬族)、李英敏(京族)、苗延秀(侗族)、莎红(壮族)、包玉堂(仫佬族)、韦其麟(壮族)、凌渡(壮族)等等，《戏剧卷》选人欧阳予倩在桂林创作的《梁红玉》《桃花扇》《越打越肥》《忠王李秀成》《桂林夜话》、孟超的《被淘汰的人们》、陈逸东的《鬼》、集体创作的《刘三姐》、周民震的《甜蜜的事业》、梅帅元的《羽人梦》，还有张仁雄、常剑钧的《哪咤闹闹闹》等，而有些新秀的作品还有待时间检验，但都属有审美个性的佳作，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广西有代表性作家的代表作。

二是广阔的文学史视野。百年人文广西杂花生树，能够在史与识的时空坐标中发现亮点并进行选编，既立足广西，又要有中国百年社会与文学的整体性胸怀，编者以对中国文学整体性的关怀，在宏观背景上进行选编，按文体分类，尽可能以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以详实的史料还原百年广西文学，比如《史料卷》入选标准是广西作者以研究广西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宏观性的评论文章，同时收入以桂林文坛为评说对象的纪实性文章，力求呈现文学历史的复杂纹理，而其中评论大家、广西百余人梁宗岱的《象征主义》《谈诗》《论崇高》《试论直觉与表现》等，既令我们领略到中国现代第一位象征主义诗学理论家的美学建树，又读到他对作家作品精准超凡的论述。此外，大系作为文学史写作的一种，还担负着史料的新发现与文学史的再审视，黄伟林的团队正是在文献的发掘、整理与研究，以及文献版本的汇校中，有不少可贵的新的发现。如《诗歌卷》对广西容县人欧查的新发现，这位就读复旦大学，留日归来的左联女诗人，不仅诗作脱俗，1933年在上海还创办了《现代妇女》杂志，鲁迅曾书赠《西千秋偶成》诗一首，在当时文坛颇有影响。《戏剧卷》中发掘出抗战桂林文化城的哈唐凡、朱门弦，及其对传统戏剧改良的贡献；大系还发现并找到广西戏剧老人莎色，这位值得书写又被长期遗忘的编剧，正是1965年总政话剧团公演的轰动一时的名剧《南方来信》的第一作者，时任广西话剧团演员。他们还新发现广西文学先驱胡明树的多个笔名(徐善源、徐力衡)和新作，诸如种种。总之，编著者在历史情景中重新发现与丰富了文学史的朴素描述，努力于文学的经典化，体现了编著者对“史才、史学、史识、史德”的追求。当然，面对百年史料，也难免遗漏。

三是文学的多样性。编者坚持既选编本土广西作家作品，又选人移居他乡乃至海外的桂籍作家，以及在广西生活工作3年以上的外乡人的文学创作，尤其抗战桂林文化城时期，既是艾芜、彭燕郊、骆宾基、司马文森等人生一生中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又留下茅盾、巴金、艾青、端木蕻良、聂绀弩、骆宾基等人在桂林创作的优秀作品，可惜后面几位大家在桂林生活不足3年，而令选编者扼腕断臂。还有田汉、欧阳予倩、夏衍、熊佛西等人影响深远的戏剧。还有少小离家，或成名后远至他乡的梁羽生、白先勇、罗孚、陈建功、聂震宁、林白、杨克、陈谦等。编者还坚持吸纳不同创作风格的作品，无论少数民族文学的书写，还是现代主义文学，或现实主义或浪漫唯美或魔幻荒诞，等等。而文后还附录发表过的不同批评个性的相关评论，以显示丰富而多元的艺术个性。这样大局局的选本，无疑为广西百年文学的经典选本，又是研究广西百年文学的一份珍贵的史料，颇具文献价值与学术意义。

与伟林教授授业32年，他比我高明，内外兼修，永远以著名的微笑立于不败之地，这明显的精神印记使他成为人气文学评论家。一是他谦谦君子的儒雅外表，总以诚恳与智慧的微笑示人，是位上善之君。评论家陈晓明评说他是“个‘俊逸生动的南方文人’，其做人作文完美地把‘精明强悍与闲散淡泊两种迥异气质结合在一起’，使之批评自带文人格调。而且他的勤勉敬业，有口皆碑。二是，伟林教授的批评文字一如他所言：“有人的感情、人的才华、人的体验、人的格调、人的见识”，他实践着法郎士“文学批评是灵魂在作品中的探险”，追求王国维的“有人之境”。10年前他发表《有难度的批评》，如是论说我的文学批评是“有人之境”的批评。于我，既是鼓励也是共勉；于他，就有些惺惺相惜了。因为我们的批评写作不约而同地追求学理与灵性、哲思与诗性，追求有“人气”的批评之境，不同一人，却殊途同归。

还值得一提的是，《百年广西多民族文学大系(1919-2019)》比《广西多民族文学经典(1958-2018)》更注意火候，也多了些打磨。我们知道学院远离文学现场，难以准确描述与表达文学现象，单靠搜索网络，结果永远与真正的文学隔一堵墙，《广西多民族文学经典(1958-2018)》多少带有这个欠缺。伟林教授照单全收了我这番意见，召集团队尽可能做了修订弥补，显示了一个优秀学者应有的情怀与风范，真正做到学问中有“人”、有“文”、有“精神”。

黄伟林是壮族子孙，他以一颗赤子之心，穿越百年广西的文学时空，以灵魂发掘真知灼见，一如他30年坚持不懈深耕广西文学，如今又带领团队构筑《百年广西多民族文学大系》的人文境界，力求与广西百年历史同呼吸共命运，真正做到知人论世，知文著史，金针度人，实属不易。他在大系总序言中深情写到：“从1919年到2019年，中国新文学经历了整整100年的历程。广西曾经是新中国初期的化外之地，也曾扮演抗战文化的前沿角色。从少数民族文学的书写，到现代主义文学的引进，广西文学与时俱进的步履逐渐从容……当我们回眸百年广西文学，也不妨将广西文学的繁荣之路比喻为长征。随着新文学又一个百年的开启，文学的至境也将成为文学桂军的胸中成竹。”

于是，便有了硕果《百年广西多民族文学大系(1919-2019)》。时值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系成竹在胸地展示了百年广西文学的风貌，带着鲜明的历史踪迹、美学风格和经典化过程，便具有了纪念碑的意义。

为百年广西文学写真、审美与铭史

——关于《百年广西多民族文学大系(1919-2019)》 □张燕玲